

平易近人的艾苓

贺绍俊

初读艾苓的散文，发现这是特别平易近人的散文。奇崛、瑰丽、惊艳、婉约等等，所有这类表现散文鲜明风格的词语放在艾苓散文上都不合适，但丝毫不会贬低艾苓散文的美好之处。我以为艾苓散文的美好用“平易近人”一个词来形容便足够了。平易近人首先是一种写作姿态。艾苓就是以一位普通人的身份在书写，她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因此她的叙述就像是与自己最熟悉的亲人和朋友，或者与自己的学生、同事和邻居，在很随意很坦诚地聊天诉说，聊天诉说的多半是家事、日常事。

可能有人会说，艾苓的散文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这类小事，你有我有人都有，读起来虽然平易近人，但是不是太平常了。言外之意，就是这类小事人人都有，自然人都能写，不足为奇。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还没有读到艾苓的散文便想当然地作出判断，如果读过的话一定会发现，艾苓的散文既是平易近人的，又是耐人寻味的。这耐人寻味是因为从散文中我们还读出了一颗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赤诚之心和不随流俗的见识。

先说热爱生活的赤诚之心。

在艾苓的散文中不乏温馨的生活场景。这些普通的场景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但生活场景中的温馨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只有当你怀着一颗热爱生活的赤诚之心时，你就能从那些看似普通不能再普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场景中获取温馨。比如《不长大，不会懂》是以孩子的小名为由头而生发的感慨。家长给孩子起的小名有时并不响亮，如艾苓说她小时候一直被爹妈叫“傻丫头”，如她后来叫自己的孩子“臭小子”。把孩子叫成“臭小子”，只是因为孩子“小时候大便可臭了”。尽管艾苓小时候一直对自己的小名耿耿于怀，尽管她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对小名表示抗议。但艾苓要说的，是她发现小名里“藏着粗心爸爸细密的怜惜和疼爱”。艾苓的散文不仅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且

更重要的是，她以善良和美好的思绪过滤掉生活中的芜杂和肮脏，让我们的生活理念干干净净。《下雪啦》也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场景，但这篇散文所书写的心境非常贴切地传达出艾苓散文书写的基本姿态。她说，小时候以为雪比水更干净，长大了，第一次看到融化的雪水，才知道雪里面有脏东西。但这并不影响她面对下雪时的欣喜心情。艾苓在很多情景下是把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看成是一场“雪”，她愿意约上她的亲人和朋友去雪地上走走，她几乎所有的散文其实就是在记录她“去雪地上走走”的情景。是的，雪里面还有脏东西——生活中也有芜杂和肮脏，但是，“在雪地上仅仅做个洁净的短梦也好，毕竟现在让人做白日梦的事不多了”。

再说“不随流俗”的见识。艾苓的散文写的是家事和日常事，但她对家事和日常事的看法从来都不随流俗，因此尽管事情是大家所熟悉的，却传递出新颖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也大受启发。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她写儿子李一的一系列散文中。儿子从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到出脱为英俊帅气的知识青年，一直是艾苓的观察对象，也是艾苓在散文中对话的对象。这些散文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孩子的成长、教育，等等，都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但艾苓在培养孩子的理念上显然不同于社会普遍流行的理念。比如家长们都想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小天才，让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由孩子去实现。艾苓便说：你的理想为什么要由你的孩子去实现？《孩子的理想是谁的理想》》比如说家长把孩子的身体健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生怕孩子饿了渴了。但艾苓宁愿儿子在旅行的车上渴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摆在餐桌上的纯净水做鬼脸，因为“有些经验必须从教训中得到”。《跟着儿子去旅行》比如出门不带伞，冒雨回家被淋得浑身湿透，她反而觉得是孩子长大了，还庆幸自己没有坚持让儿子带伞，否则“差点儿剥夺他淋雨的快乐”。《父亲严重缺

席》在这些散文里，同样作为一位母亲，或者一位妻子，艾苓与众多的母亲或妻子相比，的确显得有所不同。但艾苓并没有说什么深奥的道理，也丝毫没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她的不同不过是凭着一名作家的善良和正直，坚持对常情和常理的信任。常情和常理，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的基石。比如父母看到孩子懂礼貌会感到欣慰，这就是常情；比如孩子应该孝顺父母、尊敬老人，这就是常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违反常情和常理的事情。艾苓看到这种现象，她说：“有些词汇转眼就老了，白发苍苍地蹲在角落。”这分明就是比喻常情和常理在如今的遭遇。因此她的散文带着她的忧虑，也带着她的锋芒。比如她发现“忠诚”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大概风景不合时宜的词，“天长地久”这么美好的爱情用语竟然在新婚宴席上显得“底气不足”，而那两个最纯洁的字“正被商家精心制作包装后各处兜售”。在这方面，艾苓顽强地表现出她对这种社会共识的不认同，她的散文其实是在反复强调，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坚守那些被冷落、被遗忘的常情和常理。

用平易近人来评价一位作家的散文，我不知道是褒奖还是贬低。好在我从艾苓的散文中发现她本人并不反感平易近人这类的词语。她说：“我是我，我很平常，却是独一无二的。”这话说得真好，这话也充满了自信。艾苓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她的独一无二也表现在她在散文写作中能够一直坚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我忍不住要对艾苓说，千万不要在别处人说你散文格局太小这之类的批评，你就是你，你不必站到文坛中心去大声喧哗，你就在北国的小城恣意地开放！最后我要录下艾苓在散文里的一段话，她说：“在草枯叶落的秋天，在天高地远的大北方，在越来越清冷的野外，也有花朵在肆意开放。这些在秋天盛开的花朵，开得那么顽强，那么忘我，让我对平常生命刮目相看。”因为在我看来，这段话就是对艾苓散文最贴切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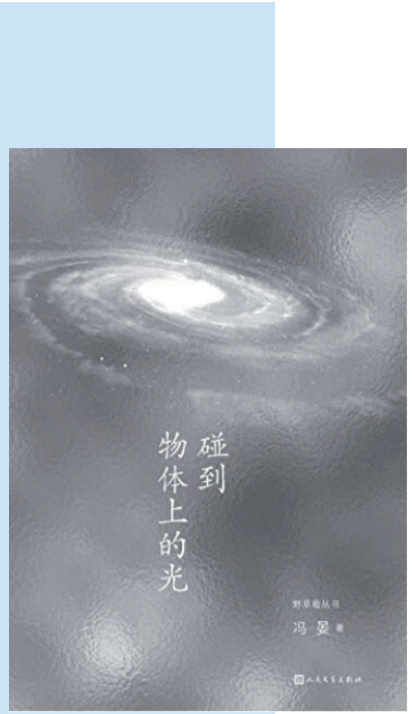
光有二象性，或者说双重性格。它是波，也是粒子；是丈量空间的射线，也是测试时间的飞矢；是神的赏赐与启示，也是人的索取与延伸。它带来光明，同时造就阴影；它塑造生活，同时生产文学。冯晏的诗集《碰到物体上的光》所呈现的，便是光从物理到诗学的升华：她的诗穿过日常生活的透镜，折射繁复而纯粹的词语光束。她用冷静却具有诱惑力的声调，唤醒流动的时间、打开延展的空间，逃离密不透光的身体与重重迷雾。这些看似刻意的表达在其诗歌呼吸吐纳间毫无雕饰；她的声音如同“碰到物体上的光，一刹那，/一刹那从无到有，或反过来。”（《碰到物体上的光》）冯晏似乎与光具有相同的性格，但她并非在事物的两极摇摆，而是兼具两种异异的特性。在她的诗中充盈着“复杂风景”，小到尘埃、骤降、冬日的“窗口”、“清晨的局部速写”，大至空气、海洋、无限的宇宙、无尽的冥想；她滤除“时间史里的杂质”，“穿越时间”，既重返历史现场窥视“阿赫玛托娃的厨房”，又对话未来如亲历说着“一百年以后”；她站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线”，既“复制或模仿”着真实的生活——“万物相聚如空气”（《过年》），“你厌倦了厮守万物与空气共享”（《私人空间》），又收藏或编织“虚构的相处”——“写作是蛇蜕掉的皮”（《一百年以后》），“你揪住真实如去抵达一枚果核”（《虚构的相处》）；她的思绪与诗绪既环绕在平常而日常的“室内生活”，又航行在神秘而危险的“百慕大”，她具备女诗人的敏感与敏锐甚至骄傲：“想象天空，如同你穿不了那双/九寸高跟鞋”（《走过九月》），“给你，口红。我要融入油脂和粉色，/被玫瑰接受”（《在海上》），也不乏男诗人的气量与力量甚至野心：“肺里，我吸入青花水印，/肾里的宇宙，有几颗陨石飞行”（《镜子》），“你按下生命地理，为此，/你保留永恒和远视”（《航行百慕大》）。性别的成见将成为理解她的障碍；她的诗，更倾向于适用“去性别化”的讨论与阐释。

冯晏的诗浸润着她对宇宙的思考，抽象而空洞的词语在她的诗歌中被赋形，变得可观可感。她企图构建的空间是多维的，无数个光源投射出无数光束，这些光束指向同一个原点，时间是其中不可动摇的轴线。进入诗歌内部，犹如在黑暗的密室中突然打开一扇窗，刺眼的光线充满整个空间，而眼睛无法承受的词语的炸裂已由身体先行悦纳。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认为，“我们的身体边界从来不是绝对纯粹，而是相当疏松而容易渗透穿越的。”如他所言，身体是容纳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的驳杂容器，始终遭受着来自外界的事物的渗透，同时，我们也不断从身体内部将这些物质排出。词语的光线也是如此穿越身体的边界，渗透进诗人与读者的身体，又从身体的内部逼出。诗的国度俄罗斯，埋葬着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的新圣女公墓之畔，冯晏感受到了词语与身体交织的悸动——词语的光线从发丝渗入身体——“你继续被生活放生，正走在蝴蝶中间/光线点亮头发，黑暗又被减去一寸”（《新圣女公墓》）；当她退出旅行、离开网络，回归搁浅的室内生活之时，这种感受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词语从你身体的黑暗中飞出”（《室内生活》）。在谈论诗的格局时，冯晏说道：“写作，为破解词语所蕴含的最小粒子的突变与体力较劲。”对于冯晏来说，词语与空气一样，都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词语不间断地进出于身体之中，写作便如同呼吸。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身体感受对于提供时间意识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对时间流逝这一现象的感受，绝不是纯粹持续而无实际内容的感受。在冯晏处，抽象的时间被置换成直观的“光”，时间的流动便是光的流动。她谈论或描摹时间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射到光本身：“分解一场雪，水滴聚集泥土，/日子被还原原时，光，间断性移动。”（《碰到物体上的光》）与夏日炽烈的阳光相比，冬季的光是轻盈、安静且苍白的。透过稀薄的氧气，黎明的日光散落在雪上，试图将雪花分解成水滴。水滴又将太阳分解成无数个小小亮点，折射着微弱的光线，使“剩余感、碎片感遍布视觉”。这是北国之冬独有的景象，窗帘上，光线与冰凌交汇：“光线让清晨像箭一样深入，/通常，箭与日子是平行的。”（《光线》）视线投向窗外，那些柔软的光正轻轻触碰着物体，给予它们刹那的亮色。目光回到室内，那短暂的亮色变得模糊不

照亮文字里的骨头

敬文东



清，它们光辉的边缘是时间的背面，人们身居于此且深居其中。冯晏记录着幽深的细节——“我的许多朋友都过着幽深的生活/他们用书的镜子照自己的躯体或者骨头/在浮华的事物或肤浅的娱乐中，他们/永远是躲起来的人，就像地图上/不可逾越的一条条粗线或者细线/把世界越分越窄。我也是，无论肥胖/或者消瘦，都不影响成为时间的剪影/去感受光辉的边缘——时间的背面。”（《被记录的细节·深居》）实际上，将时间与光相联系并非冯晏的专利。在古代，“光阴”表示时间；“时光”一词则更直接地将“时”、“光”并论。冯晏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笔下的“时”与“光”都与身体直接相关、可知可感。她不惧怕时空的失真和未知的探险，在生死未知的神秘航行之中，她依然可以坦然地说出：“时间，一种习惯而已。”（《航行百慕大》）除时间外，冯晏的诗也通过拟构文本空间以重现真实空间。她在诗中坦露了写作的心迹：“我阅读被编织的红柳，仰望嘴唇筑起的黑色空间。”（《立春》）冯晏诗中的时间与空间是同质且同构的，她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时间不能抹去的/看来，空间也不能。”（《五月逆行》）永恒而同一的时间被压缩在空间之中，构成了繁复多样的空间，使时空连接在一起的，则是词语的光束和诗人的声音。冯晏认为：“诗句在替自然中那些被看到的事物发出了声音。”（《诗与自然》）她的诗完成了她的期待，那些微小事物都在她词语的魔法下，变得灵动鲜活。自然之光照耀在她的诗歌空间内部。光是宇宙的缝隙。“夜晚，一束光打开纽扣/穿过身体，清晨又从脚下退出。”（《感受虚无》）在光与身体的肌肤相接中，人们感受着真实的虚无。光是诗人的收藏：“我收藏光，蓝湖落进繁星时，/暗夜和孤寂燃烧一次。”（《收藏》）繁星倒映在蓝湖，蓝湖如宇宙；孤寂在暗夜燃烧，宇宙亦如蓝湖。在黑夜浸人的自然空间，光是无声的言说。当亘古的自然光线在文字的宇宙中黯淡，现代性的电光便穿透语言。在冯晏的诗中，时空的界限也被冷漠的电光消弭殆尽：在清晨的候机大厅，“体内的填充物是报纸被揉成一团，/照亮它们的白炽灯/高冷，发出吱吱声。”（《清晨的候机大厅》）极富现代性的不只是电光，还有雾霾。雾霾遮蔽了光、冲淡了光，但光线无法穿透的浓雾却给诗歌留了一个出口。诗集《碰到物体上的光》中辑录了多首关于雾霾的诗作。在冯晏看来，雾霾正和纯洁的词语、干净的光与时间一同渗透进我们的身体，污染母亲为我们赋予的洁净：“都市，雾霾一次次越过母亲/新赠送给你的护身符，血管里/后来流进什么，父母一无所知/就像他们的血液，生你时/大自然还洁净，如今他们是所有人。”（《内部结构》）

正如《碰到物体上的光》这一题目所透露的一点点，冯晏以词语的光束作为诗的指尖，轻轻触碰着世界万物。她的语言有柔软的肌肤，也有坚硬的骨头，她敏感的诗思与精妙的诗艺如同一道光线，锐利、精确，不断拆解着缠绕在日常生活与神秘宇宙之上难舍难分的“千千结”——“光线解开打结的红绳，/晒干阴湿的裂缝，/照亮我文字里的骨头。”（《光线》）

「非虚构」与「民族志」写作

邱婧

非虚构写作在当下的世界文学版图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关键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虚构写作在美国文学界兴起，其主要特征是文本形式介于事实与小说之间，而非虚构写作“本身也演变成了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比如2000年，伯明翰大学文学博士伊丽莎白·哈克隆德就在其博士论文中，追溯了1770-1830年间的五个文本，讨论关于苏格兰、女性、旅行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进入中国是较为晚近的事情，然而，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的专栏，另外，有论者指出，2015年前后，新媒体“非虚构写作”网络平台也催生了大量的非虚构写作文本，自此，“非虚构”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热门词汇。

当我拿到《悬崖村》一书时，很快就联想到了与“非虚构”交叉的另一标签：“民族志写作”。所谓民族志写作，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而产生撰写的具有写作意义的文本，是关于调查地域的文化的描述，一般由人类学家主导。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含三大类的素材：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实际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

而十分令人惊喜的是，《悬崖村》一书恰恰突破了这两个标签的边界。《悬崖村》讲述了一度成为新闻热点报道对象的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阿土勒尔村在近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近年来凉山几度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其中就有“悬崖村”的图片报道。

此书的作者阿克鸠射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凉山的彝人，彝汉双语作家、诗人、记者，同时也是在昭觉县委宣传部任职。如果折射到文本中，恰恰是他作为田野调查者的身份。在当代文学史

上，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无论是大凉山彝族题材的诗歌，还是彝族题材的小说，很多是汉族作家的创作，我将其称为“外部视角”对凉山的描述。而阿克鸠射是第一位用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的彝族作家，基于“内部视角”的思考尤其珍贵。正如他本人所说：“悬崖村，在大凉山的地图上也只是一个小芝麻点。然而这一小点，却蕴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2013年到访悬崖村起，我从‘脐带’那边的文化母体开始寻觅，一直追踪到今天。我自信，我忠实记录下的悬崖村故事，会像一滴水映射出阳光一样，成为一步跨千年的民族志的重要注释。”

《悬崖村》是综合了作者以记者身份展开的十多年调研的一手材料撰写而成，几易其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分别名为“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和“天梯之上”。上篇是针对昭觉县阿土勒尔村村民在多年来使用藤梯实现交通的基本情况的描述；正是因为那张孩子上学靠藤梯攀登上下落差800米悬崖回家的照片，让凉山一度成为世界的热点。值得一提的是，阿克鸠射既像一名记者，又像一名人类学家，他进行了在地性的民族志写作，并将地方性知识、历史与日常民俗生活相关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乡党委书记“猴子书记”灵动的描写出发，娓娓道来阿土勒尔村的险峻、美景、历史、民俗、传奇及英雄人物等诸多方面的乡土经验，十分感人。在论述当地的历史时，他还援引了曾昭抡关于彝族地区调查的研究。关于恐龙化石脚印的历史调查等资料。作为田野调查的在场者，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攀登悬崖村的经过和私人体验——由于其职业的特性，后来他攀登悬崖村的次数高达数十次。

在中篇，作者更加彰显了悬崖村之“变”。尽管道阻且长，当地政府和地方民众共同促成了一个大的转变，也就是将交通路线从“藤梯”转为“钢梯”，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彝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也成为了媒体的热点之一。悬崖村作为一个极为有特点的案例，也肩负着更多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底色。作为观察者和亲历者的阿克鸠射，更是了解并如实记录了这个媒体聚光灯下的乡村所发生的变化。尤其精彩的一段是，当地村民在没有建筑公司愿意接手钢梯工程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将钢材和原材料通过悬崖人工背到山上，为改变村里的交通共同努力。

下篇则是关于悬崖村日常生活中最新的变化。阿克鸠射这一部分的写作罗列了相关数据，显然更加侧重报告文学的一般特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洪流中，位于大凉山腹心地带的乡村该如何应对？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网络化进程？当地的村民显然选择了积极面对，网络工程的实施进程十分迅速，而教育资源的优化、儿童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都顺利地进行着。发电、网络、经济作物、旅游开发这些与工业化相关的名词均进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直播软件这样即便是在东部地区也可以称得上新兴的生活方式。作家家用白描式的写作显示出外界和当地人共同的努力。在即将结尾的时候，作者又结合了30年前自己接受教育的情景，考量了当下民族教育的进展。诚然，作家阿克鸠射将其《悬崖村》定位为报告文学，但我在他的后记中看到，通过他自己个体经验的梳理和反思，实现了民族志和非虚构写作的交织。

<p>文学港 2019年第4期目录 总第245期</p> <p>小说头条 合家欢 鬼鱼 杰克大道 刘涛 刘知府夜访纳瓦西 曾楚玲 同学会 张玲桥 恬淡与虚无 午歌</p> <p>诗歌 首推 烟雨醉(组诗) 艾川 精选 春之翼(组诗) 飞廉 火之翼(组诗) 亚楠 远路上的敦煌(组诗) 包芭 陪我在阴影里坐一会(组诗) 晓岸 譬如黄昏(组诗) 江飞泉 渔(组诗) 王金林</p> <p>译诗 埃尔南德斯诗选 董捷平译</p> <p>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 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 wxgz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p>	<p>名家新作 阿吾西娃 笨水 诗坛百家 谢克强 吴少东 玄武 漫尘等</p> <p>女诗人小辑 杨碧薇 冯娜 茉棉 吕达等</p> <p>朦胧诗以来：中国现代诗精选(第九季) 黄翔 多多 严力 王小龙等</p> <p>微平台荟萃 旋覆 薄小凉 她女孩</p> <p>中国诗歌地理 吉林诗人小辑 郭力家 阿未 董辑 孙慧峰等 江苏冰阳诗人小辑 张阿克 孙陈周 周守贵 袁冰准等</p> <p>散文诗 爱斐儿 语伞</p> <p>古韵新声 风雅沈阳 听雪斋吟稿 杨小源 吟坛百家 夏晨 葛凤霞 周慧卿</p> <p>读·品·评 “现代诗创作之标准与方向”专题论坛 平凡之物的历史书写 谢君</p> <p>欢迎订阅2019年《诗潮》杂志。邮发代号：8—17，国外邮发代号：BM5114。单价：12.00元，年价：144.00元。《诗潮》微信公众号：诗潮杂志社。订阅微信：shichao85。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志社，邮编：110003。</p>	<p>朔方 2019年第三期要目</p> <p>女作家专号 悦读 托尔斯泰的胡子 阿舍 仰望星空——缅怀环保作家蕾切尔·卡逊 冬如 薛喜君 单杰 曹向荣 马玉珍 树语石 杨知寒 葛芳 同红梅 申瑞瑾 陈佩香 林一木 在巴黎(组诗) 陈小波 吟冷 行超 寂寞是写作者的宿命 张悦然 行超 宁夏诗人代际诗语特征探析 马晓雁 诗 诗词八首 马馨 马馨</p> <p>纪实 海原 吟冷 访谈 寂寞是写作者的宿命 张悦然 行超 评论 宁夏诗人代际诗语特征探析 马晓雁 诗 诗词八首 马馨 马馨</p> <p>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p>	<p>西湖 2019年第四期要目</p> <p>新锐 文西小说三题 意外江湖 禹风 疯子选中的那个人 禹风 陆健的诗 陆健 王孝稽的诗 王孝稽 码字地 阿航 五道口的年轻人 朱兆楠 狗子的正事儿 陈弛 寂灭 狗子 城市传奇与历史想象 邱华栋作品研讨 栏目主持：杨庆祥 柔软的物质：黏性、情感和女性身份——与劳拉·迪·米伦斯的对话 采访、翻译：曾不容 栏目主持：邓禹彬</p>
--	---	---	---